

# 這是右翼的大會嗎？

## 【評：勞工黨24、25 全國特別代表大會】

正如我們所講的，在當前時刻，舉行“特代會”和諸如此類的會議，只能是分裂的會議、強加於人的會議、倒退的會議。這一預言，現在完全證明是正確的、科學的分析。

對待左翼內部不同性質的矛盾；如果不採取正確的途徑處理，就不能有任何的效果。九月廿四日、廿五日的“特代會”是在廣大的基層幹部強烈的反對和抗議之“聲”中，不顧一切後果硬舉行的，因此，也就不能逃避應得的懲罰。

### 1 為什麼黨沒有明確的路綫

叛徒魏光頭明目張胆破壞左翼運動已經够紅了，還避皆知他的大名。他不但在理論上顛倒歷史，歪曲事實，企圖模糊廣大左翼幹部。更在實踐上全面與左翼對抗，分裂左翼，妄想瓦解整個左翼組織。與此同時，右傾機會主義者却成了魏光頭的好伙伴，魏光頭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直接為帝國主義反動派服務，在左翼實行反人民反左翼的政策。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却是魏光頭的忠實奴僕，替魏光頭效勞，間接作了帝國主義反動派迫害人民的馬前走卒。黨所以萎靡不振，沒有明確左翼路綫，喪失戰鬥力，一方面是魏光頭的顛覆，另一方面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泛濫。顛覆使黨不能很好地進行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及星馬傀儡集團的工作。右傾思想泛濫使廣大左翼幹部軟化斗志，產生了悉敵症。因此，今天左翼所面對的危險是右派（叛徒）的顛覆以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泛濫，怎樣清除右派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成了當前全國（包括星洲）左翼的迫切任務。不先解決這個問題或企圖以別的什麼，都是有意模糊和誤導廣大左翼幹部，替右派及右傾機會主義者掩蓋嚴重罪行。

### 2 避重就輕是錯誤的

九月廿四、廿五日的“特代會”對於叛徒魏光頭破壞、顛覆左翼以及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閉口不談，這在總部連發出的三份“路綫草案”是這等貨色，而廿四、廿五的“特代會”更沒有反右的議程在里面。這樣的“草案”和“大會”只能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企圖在不反右的基礎上強湊成所謂“左翼路綫”，這是十足的右傾表現。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反動派通過其在左翼里的代理人，進行囂張一時、明目張胆的破壞和顛覆當他的表現再也無法掩蓋其假面具而引起左翼的評擊，成為衆矢之的的時候，便狼狽地縮回狐狸尾巴，以所謂“辭職”，企圖逃之夭夭，避免廣大左翼幹部將他套上“帝國主義反動派代理人”的“雅號”，成為歷史的罪人。然而，儘管他如何狡猾和陰險，他在左翼里所留下的痕跡，再也無法替他伸冤辯白。且看，叛徒魏光頭怎樣勾結帝國主義反動派摧殘左翼運動。

（一）破壞霹靂州左翼一月十五日的正義示威遊行。一月十五日的示威遊行是全國（包括星洲）左翼和人民為了抗議和暴露聯盟反動政權十一月廿八日在雙溪古月殺害唐保光同志的血腥罪行而由霹靂州左翼策劃和領導的。所有真正的左翼都會全力以赴，支持這項“反暴行、爭民主”的正義鬥爭，使到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法西斯運動獲得最大的成功，從而促使聯盟反動政權在今後因懼於人民的力量，而不敢暢所欲言。然而，使人十分悲憤的，叛徒魏光頭非但無視唐保光事

件爲黨的事件、唐保光的犧牲爲左翼的損失，而支持這項有情有理有節的正義鬥爭。反而同聯盟反動政權狼狽爲奸、裏應外合。當示威遊行的一切籌備工作到了最後關頭、一觸即發。而聯盟反動政權正處於心驚膽顫，並通過其內政部長依斯邁於十二月間向報界發表白皮書，誣蔑霹靂州左翼爲“共產顛覆份子”，叛徒魏光頭便如獲至寶，得意忘形，藉以霹靂州左翼受“警方代理人”滲透，示威遊行是“警方代理人”策劃的，於十二月卅一日向全國發出所謂“總部訓令”，“訓令”呼吁全馬黨員不得參加一月十五日的示威遊行，違抗“訓令”者一一開除勿論。

叛徒魏光頭就是這樣徹頭徹尾、公開地、打着左翼反左翼。聯盟反動政權從外全力進攻我們，叛徒魏光頭就由內全力破壞左翼。聯盟殺死唐保光同志的“仇”和叛徒魏光頭摧殘左翼的“恨”，就這樣自然而然地交織在一起，化爲一股更強大、更堅固的雄渾力量，直衝向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星馬傀儡集團以及一切牛鬼蛇神。

(二) 解散霹靂州分部工委會和婦女組。叛徒魏光頭藉口我州分部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訓令”及婦女組首席代表三月六日在總部婦女組全國代表大會上污蔑（實際是批判）中央領導層（實際是魏叛徒），過後婦女組又於三月十六日將同樣的污蔑公開於報章。因此，他以總秘書的身份宣佈（三月十七日）解散霹靂州分部工委會（下稱工委會）和婦女組（遭三月廿四日緊急中委會否決）。請看，我州分部是怎樣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議決”的，三月一日，我州分部收到一封魏叛徒親自所寫的信，信中要我州分部答覆總部的所謂“議決”，並給予三個星期的限期。三個星期是3 X 7 廿一天，一日收到要廿一日才滿期。但是，魏叛徒也許急於瓦解霹靂州左翼，被他的“破壞狂”沖昏了腦袋，才到三月十四日，他便宣佈期滿，並將再度違抗總部的所謂“議決”列爲解散工委會的第一個“罪狀”。

魏叛徒所以會把日期搞得顛顛倒倒，一點也不奇怪。他既然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那麼，顛覆和破壞便是他的第一任務，他的反帝反殖都是假的。霹靂州去年七月以來所展開的鬥爭，不論是在理論上或行動上，針針都對準魏叛徒假反帝、真親帝、假團結、真分裂的心窩捅進，越捅越徹底。叛徒爲了掩蓋他的癡瘋面，不得不作垂死的掙扎，越掙扎狐狸尾巴也就露得越長，因此，他心慌意亂，以致搞出毛病，全面徹底顯出獸人的原形。

其次，所謂婦女組代表對黨中央的污蔑，到底是什麼污蔑呢？是不是指魏利煌爲左翼的叛徒？如果是，又怎麼能够算是污蔑，難道魏利煌他還不承認是左翼的叛徒？那麼，魏利煌應該怎樣爲他的破壞一月十五日的正義示威遊行、與投機取巧的進步黨組成“聯合陣綫”、訓令霹靂州左翼的各級組織不得與人民黨發生任何的組織上的關係……等滔天罪行洗白呢？

總之，魏叛徒出賣左翼是真的，維護左翼是假的。衆所週知，魏叛徒勾結反動派，內外夾攻。當一·七事件發生，我州左翼損失了十多名優秀幹部，另十多名被迫離開了崗位，許多支部的活動，不時受到反動派的干擾、突擊、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州，致使我州左翼連最低形式的活動都無法展開。處在這種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總部不但沒有人來協助，甚至連到來慰問都沒有！但這無所謂。可是，最令人咬牙切齒、刻骨難忘的，就是當我們依靠自力更生突破重重困難，各項活動將恢復正常之際，自甘墮落、願意成爲歷史罪人的叛徒魏利煌，即刻宣佈解散工委會和婦女組，魏光頭的手段算是够陰險、够毒辣啦！

唐保光同志被殺的血海深仇、千千萬萬個被“禁”被“害”的愛國志士，這一筆一劃的血債，我們尚未向反動派清算。現在，怎可以再允許魏光頭在左翼里顛覆、破壞呢？試想想，我們怎能同他妥協，怎能讓魏叛徒不受懲罰，逃之夭夭？

(三) 與進步黨組“聯合陣綫”。當人民黨上層領導的幾個種族主義狂熱份子，製造分裂活動以至最後退出社陣。這事件的發生，是馬來亞（包括星洲）左翼運動史上的一個挫折。但是，在分裂後，如果勞工黨總部（魏叛徒及幾個議會迷的總部）領導有方，積極盡我們左翼的主觀努力，也許還可以補救，同時將壞事變成好事。可是，勞工黨總部並沒有盡一絲一毫左翼應有的責任，反而破壞廣大基層幹部的努力，熱中與進步黨搞所謂“聯合陣綫”，這就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假團結、真分裂，替帝國主義反動派服務的本質。

人民黨宣佈退出社陣後，霹靂州左翼勞工黨、人民黨分部立即召開一個聯席會議，並在當天的會議上成立一個聯絡委員會，負責推動州內兩黨的工作。這是好現象，是左翼團結的象徵，是

初步工農聯盟的基礎，完全符合反帝、反新老殖民主義及星馬傀儡集團的要求和願望，所有真正的左翼都會同意並支持這項正確的做法。然而，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和憤怒，勞工黨總部不但不贊成，反而違反“團結工農、共同對敵”的大原則，於二月間由黃春樹代魏叛徒簽名的一道所謂“總部指示”的信中，要我州分部即刻同人民黨斷絕“聯絡委員會”的關係，以及不準各級組織在今後同人民黨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們却不顧廣大左翼幹部的反對，迫不及待地與投機取巧、種族主義的所謂“人民進步黨”倡組“聯合陣綫”。他們這一連串的行動，難道是“巧合”的嗎？

很明顯的，對於真正的左翼，他們的態度是“三角眼”，並將她形容成“紅頭髮、綠眼睛”的妖魔鬼怪，對於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的態度是“送秋波”，並將它比喻為“美麗的春天”，這就道破了他們內心深處所蘊藏的是些什麼東西。說穿了，就是排擠“左”，團結“右”，集中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動力量，對付人民，顛覆左翼。這是叛徒魏利煌搞“聯合陣綫”的實質。

(四) 承認星洲假“獨立”。衆所周知，馬來亞人民一路來鬥爭的崇高目標，是實現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真正的左翼者從來就不承認星洲是一個“獨立”國。叛徒魏光頭居然敢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並指責星洲社陣不承認星洲的假“獨立”是講不過的。這是魏叛徒勾結帝國主義反動派、為行動黨代理人高蔣辯護的自我暴露的具體表現。

八月九日星洲退出“馬來西亞”乃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一項新安排，以挽救“馬來西亞”的全面崩潰，達到在馬來亞及北加里曼丹繼續統治人民、榨取經濟資源、及將這些地區作為軍事地盤。過去，它們是這樣做，但當人民反對的烈火燒到無法抵抗時，它們便搞出“合而治之”的“馬來西亞”。當“馬來西亞”面臨瓦解時，它們又要回“合而治之”。總之，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了延續其狗命的統治手段。承認不承認這點和要不要繼續它們鬥，是真假“左翼”的分水嶺，是叛徒和先鋒隊的分水嶺。魏利煌承認星洲假“獨立”是叛徒的表現，是公開站到帝國主義反動派一邊與人民作對的表現。

(五) 一月九日的“抗議聲明”。一月七日霹靂州發生大逮捕事件後，魏利煌於一月九日發表一篇所謂“抗議聲明”；同這篇“聲明”是魏叛徒自我暴露、撕下其偽左翼外衣，露出他那猙獰的醜惡面目。“聲明”一方面污蔑我州左翼是警方代理人控制的，另一方面却向其“大人”暗示：“殺雞何必動用到牛刀。我魏叛徒就有辦法應付”。大家看，叛徒“聲明”中的這段話：“更為可笑的，警方竟宣稱這項拘捕是防止一些人顛覆黨，這是含有極大惡意的挑撥用意的。其實黨中央是完全有能力處理黨內的事物的。”這不是明明在對反動派說：叛徒完全有能力來制裁霹靂州左翼的所謂“顛覆份子”又是什麼？

以上所談的五點，是魏叛徒公開站到右派一邊，揮舞他在左翼的指揮棒，破壞和顛覆左翼，企圖將左翼變質為替資產階級反動派服務的工具的具體表現。在行動上，叛徒是這樣作。在理論上，他也顛覆歷史，歪曲事實，說什麼中國在抗日時期國共可以組“統戰”，為什麼勞工黨不能與進步黨搞“聯合陣綫”？又說什麼社陣過去八年的奮鬥，證明在馬來亞先工農聯盟的“程序”行不通，所以不應死板地運用這個“程序”，要靈活地先與牛鬼蛇神搞聯盟，然後才……總的來說，不論在實踐上或理論上，他都違反各國人民鬥爭的立場和原則，做反動派的事，講反動派的話。

在魏叛徒大搞顛覆和破壞左翼活動的期間，右傾機會主義者出色地作了叛徒的應聲蟲和立足柱。更加嚴重的是頑固右傾份子，不但在理論上積極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甚至在行動上幫助叛徒，陷害左翼，毀滅人民反帝、反殖，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贊同魏叛徒破壞左翼的具體表現是：(1) 支持叛徒解散工委會和婦女組，在今年三月廿四日的勞工黨緊急中委會上，贊同解散行動的就有“七票”。他們視霹靂州左翼為“豺狼”，視右派為“玉帛”，公然支持叛徒破壞左翼的行動。(2) 支持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他們大吹廣告、到處遊說，替叛徒和反動的“聯合陣綫”辯護。(3) 大刊大賣反左翼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文章，他們除了自己出版不符合左翼利益的文章外，還將反左翼的加以轉載，企圖藉以麻醉廣大左翼幹部，達到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目的。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叛徒和頑固右傾份子只會對左翼有“害

”，不會有“利”。

然而，24、25日“特代會”對叛徒和頑固右傾份子一連串破壞左翼的事實却閉口不談。雖然，他們也口口聲聲叫嚷着“反右”、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目前左翼的主要危險，“反右”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可是，當他們做的時候，却是另一套，而且別人做時他們還要干涉，深怕“得罪”牛鬼蛇神”，可是“不怕”跟左翼作對。他們爲了討好牛鬼蛇神、爲了保持以往的關係，可是不怕損害“左翼”利益，難道這是左翼的態度嗎？你們閉眼不看事實，這一年多來，叛徒及頑固份子對於左翼的破壞，致使某些地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動彈不得，這些慘痛的教訓，使我們得到不少經驗，認識到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對左翼的危害性。而現在，形勢對“反右”提供一定的有利條件，你們連一言一語都不發；反而陶醉於同牛鬼蛇神談“共同點”，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同左翼怎能會有“共同點”呢？怎能“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呢？如果頑固右傾份子真的與左翼有“同”的話，爲什麼不在叛徒魏利煌破壞左翼的具體事件上去尋找呢？去共同反對叛徒呢？而却在一些虛無渺渺的問題上去尋找呢？這不是清楚的表明這些牛鬼蛇神與左翼完全沒有“同”，他們完全沒有誠意同左翼真誠團結、共同對敵嗎？

因此，負責“特代會”的諸同志們，你們必須懂得，避重就輕的辦法是錯誤的，這不是左翼的態度。我們必須敢於面對現實，既然，叛徒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我們爲了維護左翼的利益，就應該對左翼盡責，果敢的清除他。既然，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左派的主要危險，而頑固的右傾份子既然是推行這思想的主要代表，我們爲了捍衛左翼路線，就應根據具體事實，果敢地起來和他們決裂、肅清他們。只有決裂和肅清，才能教育廣大的左翼幹部，才能爭取真正的左翼統一。因此，我們不應再對他們存有幻想，敵友不分，希望和他們重新團結。這樣的結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加往右傾那邊滑下去。

### 3 為什麼大會不能順利進行

不以左翼的正確態度處理黨內矛盾，不站穩左翼立場和原則，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24、25日“特代會”之所以對左翼毫無建樹，正是它與左翼的正確態度背道而馳。關於解決黨內矛盾問題，我們在批評我國社會和黨的路線及我們的建議”一文中，已清楚指出：“對於黨內的矛盾，通過批評和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以便加強團結，集中力量，通過打擊、肅清的方式，解決對抗性的矛盾和左翼的嚴重威脅，這才是真正解決不同性質矛盾的正確途徑。”可是，24、25日“特代會”的負責同志，對於黨內對抗性矛盾却隻字不提，而且排擠和限制廣大的左翼幹部，使廣大的左翼幹部沒有機會在大會上反映基層的意見，這就是為什麼大會從頭到尾呈現緊張、和大會僵局的主要因素。

今天，反映在黨內的鬥爭主要是廣大基層要求黨繼續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鬥爭。是廣大基層爲了捍衛左翼正確路線，反對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破壞左翼、反對黨的右傾。況且，衝鋒陷陣的是廣大的基層，保證左翼繼續領導人民鬥爭的也還是基層，但我們非常不了解，爲什麼與廣大基層息息相關的“特代會”會沒有他們的“份”。請問，你們爲什麼要剝奪他們合法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呢？

你們說，“特代會”是爲了明確和肯定左翼的路線。但你們也這樣做：(1) 不反右，企圖在隔開反右的基礎上擬定左翼路線。(2) 不檢討勞工黨過去的錯誤政策。(3) 讓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頑固份子爲一州的代表。請問：(甲) 要確立左翼路線能和反右分開嗎？(乙) 不糾正勞工黨過去的錯誤政策能真正確立左翼路線嗎？(丙) 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頑固份子會贊同左翼路線嗎？

他們又說，“特代會”是爲了加強黨內團結。但是你們又這樣做：(1) 不清除叛徒魏利煌、徹底批判頑固右傾份子。(2) 壓制廣大左翼幹部的代表和發言。(3) 大會偏袒一方，允許牛鬼蛇神污蔑和攻擊堅持左翼路線和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霹、甲二州。請問：(甲) 讓叛徒及頑固右傾份子在黨搞分裂活動能使黨團結嗎？(乙) 不使大會成爲民主的討論和協商會能達到團結嗎？(丙) 不

維護左翼和否決牛鬼蛇神的謬論能使黨團結嗎？

總之，你們這樣作的結果，就是大會不能順利進行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能使人將大會看成是應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要求而開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為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新安排，這是罪有應得，萬萬怪不了別人。

## 4 讓陳辛與會是不可寬恕的錯誤

我們左翼者的態度，是歡迎一切真正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士加入革命隊伍，這樣，就可以壯大革命隊伍。但是，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與人民敵對的反革命份子，不許他們踏入左翼的半步雷池，這是革命者的原則，也是左翼組織的紀律。假如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左翼大會，我們就應該嚴防破壞份子混入會場，以免顛覆。絕不能粗心大意，這又是我們左翼者的任務。正所謂立場嚴正，路線分明，不許黑白一是。然而，標榜着左翼名堂的24、25日“特代會”，對左翼的立場、原則、紀律似乎丟得一乾二淨。他們對廣大左翼幹部出席會議就諸多為難，討論再討論，經過許多人的堅決要求後才批准。可是對於牛鬼蛇神却備加歡迎，這是黨的莫大恥辱，全體左翼者應起來維護左翼的純潔性，一致譴責這種不對左翼負責的態度。

陳辛、莊明湖、陳炳新乃星洲左翼為維護人民利益、捍衛左翼正確路線，而採取斷然行動將他們滾出去的。這些叛徒在星洲左翼興風作浪，使到整個左翼烏煙瘴氣，雞犬不寧。全體左翼都應反對這些叛徒的出賣和顛覆，支持左翼正義凜然的行動。然而，使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憤慨，24、25日“特代會”竟然敵友不分，不顧全國左翼基層的抗議，不願降低我們的黨格，允許叛徒出席會議。你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星洲左翼將他們踢掉，你們馬上伸出雙手將他們接了過來，這不是明明地在和星洲左翼對抗嗎？我們廣大基層絕不認為除掉叛徒有什麼不對，相反的，我們廣大基層堅決支持除掉一切毒害人民和左翼的敗類。因此，你們必須向全國左翼澄清，“為什麼讓叛徒參加會議”。我們將不負任何責任。

## 5 為什麼我們要退席

從以上的分析，很明顯的，“特代會”只能對反動派和右傾份子有利，對左翼不利。今天，右傾機會主義者迫於形勢，也叫囂着左翼的調子。他們並不是真的有意悔過，重新回到左翼陣營；與左翼奮勇前進。相反的，他們只不過利用這些漂亮的口號，企圖模糊廣大基層，穩定他們即將破產的地盤。以便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特代會”的負責同志，他們不願或不敢對準這點，揭露頑固右傾份子的這個大陰謀。反而認為頑固右傾份子與左翼有“共同點”，可以用這些所謂“共同點”來作為大家的討論基礎。這正中頑固右傾份子的“快”，符合他們出席大會的目的。頑固右傾份子正陰謀地想利用大會在一些所謂“共同點”上，名正言順地通過，達到使廣大基層認為他們並不“右”，而是“左”。並不替反動派效勞，而是為左翼出力。這樣，就可以救回他們的狗命，鞏固他們的地盤，繼續干破壞左翼的一套。

為了使黨遵循正確的方針政策，解決黨的矛盾和確立左翼路線，我們除了以書面向“特代會”提出外，並進一步在24、25日大會上先後提出動議：將大會展期。並以24、25日會議作為擬定將來大會的形式和討論內容，而將來的大會必須改為“全國支部特別代表大會”。這個要求是既符合廣大基層的願望，又符合左翼利益的。因為在目前：第一、反右鬥爭尚未深入發展，敵我界綫尚未劃清。第二，代表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右傾和頑固份子，他們不會反映左翼的意見。第三、作為大會主要討論基礎的“路線草案”，沒有提早發出讓各州研究，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它作出明確判斷。因此，要求大會展期是為了讓反右鬥爭繼續深入發展下去，直至同反動派和右傾份子劃清界綫。只有到這個時候，只有肅清叛徒和徹底批判頑固右傾份子後，然後來決定左翼路線和政策，才是遵照正確的途徑處理黨的矛盾，符合左翼的利益。

但是，我們這種正確的要求和動議，却被大會輕易地否決掉，雖然他們會前說不以“票決”來決定問題，然而最終究還是以所謂“根據多數州的意見”推翻了正確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加以一些州代表的惡意攻擊和污蔑，如果我們繼續開下去，只有完全陷進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圈套，使他們的陰謀可以得逞吧了！

爲了維護左翼的利益和純潔性，爲了揭穿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我們完全有必要退席；退席是爲了抗議：

1. 大會企圖在不反右的基礎上來訂下左翼路線。
2. 不徹底批判叛徒魏利煌頑固份子及其路線。
3. 不糾正勞工黨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政策。
4. 讓頑固右傾份子作爲一州代表，壓制廣大左翼幹部的合法代表性和發言權。
5. 以所謂“多數州的錯誤意見”否決霹、甲二州和柔佛州部份代表正確的動議。
6. 讓叛徒陳辛等人參加會議。
7. 任由右傾份子惡意攻擊和污蔑霹甲州以及列席同志。

由此可見，我們的退席行動完全是以左翼利益出發，正因爲是這樣，因此獲得甲州全體代表、柔佛州部份代表以及數百名列席同志的全力支持而採取相應行動、以表示對大會的抗議和不滿。

因此，大會的負責同志必須認真的檢討，糾正錯誤，以左翼的立場和方法來解決黨內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矛盾，從而確立左翼路線。我們完全願意在維護左翼利益的基礎上同大家真誠團結，共同對敵。相反的，假如不以左翼的正確態度處理黨的矛盾，繼續用那套容易模糊廣大左翼幹部、不能根本解決的問題的右傾錯誤態度，其結果不但是給左翼帶來更嚴重的損失，甚至自己也是吃力不討好，勢必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勞工黨霹靂州分部  
工作委員會 啓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胜利即将  
到来的时候，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  
，因此，对每个人来说：顺利地度过  
这一关，那就成了光荣的革命战士；经不  
起考验，终不过这一关，就要成为可耻  
的逃兵。